

She rlock

世界侦探推理经典小说名著

离奇、惊险、刺激，故事情节曲折多变，令人惊心动魄。



(英)阿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至今有上百次之多。在中国大地也风靡一时，历久弥新，畅销不衰。

下部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①下②部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下 部

归来记 (短篇探案)

空屋	3
诺伍德纵火案	10
跳舞的小人	19
单身骑车人	29
失踪的公爵之子	37
黑彼得	49
狡猾的诈骗犯	57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64
三个大学生	72
金边夹鼻眼镜	79
失踪的球员	88
情侠	96
第二处血证	10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长篇探案)

第一章 粗心的来客	117
第二章 邸宅的故事	119
第三章 疑案	123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的故事	126
第五章 三条断了的线索	130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庄园	134
第七章 旷地	138

第八章 下半夜 143

第九章 黑夜的冒险 146

第十章 白瑞莫的话 153

第十一章 旷地上的人 157

第十二章 沼泽地里的悲剧 162

第十三章 布网 168

第十四章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73

第十五章 最后的解释 177

恐怖谷 (长篇探案)

上卷 伯尔斯通的惨剧 185

一 警告 185

二 谈话 190

三 伯尔斯通的惨剧 194

四 黑暗 199

五 剧中的人物 205

六 一线曙光 211

七 谜底 216

下卷 嗜血派人 222

一 少年旅客 222

二 身主 225

三 凡米赛 341 分会 235

四 恐怖谷 243

五 最黑暗的时刻 248

六 危机 253

七 陷阱 257

八 尾声 261

最后的致意 (短篇探案)

专制魔王 265

可怕的纸盒 279

红圈会 291

潜艇图 301

临终的侦探 307

郡主的失踪 314

魔鬼之足 323

最后的致意 336

新探案（短篇探案）

显贵的主顾 347

白脸军人 354

网中鱼 360

玫瑰山庄 367

吸血妇 375

同姓案 383

石桥女尸 391

怪教授 401

狮鬃毛 408

带面纱的房客 415

老屋中的秘密 420

退休颜料商的故事 427

归来记

.....

“等等！”福尔摩斯说，“是什么人开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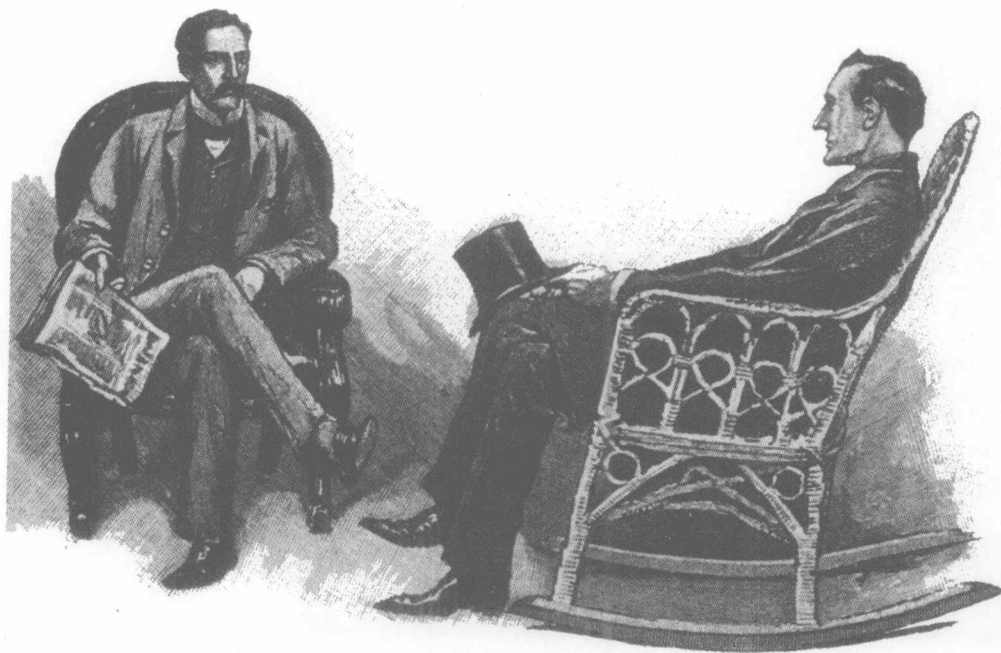
“一位中年女子，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说出你名字的，大概就是她吧？”

“是的。”麦克法兰说。

“请继续说。”

.....



空屋

1894年春天，那位受人尊敬的都因隆纳德·艾迪亚先生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被神秘地谋杀了。此案不仅引起全伦敦的注意，而且还在上流社会引起了恐慌的情绪。警方对于案情的详细调查报告大家都知道了，但因起诉理由很充足，而并没有公布所有证据，以至于一些细节被删去了。那么现在，近十年之后的今天，就允许我来补充一些破案过程中短缺的环节。这案子本身耐人寻味，但这点趣味远比不上那令人无法想象的结局。在我一生的冒险过程中，此案的结局最令我惊诧，即使是很久后的现在想起它仍令我毛骨悚然，并使我重温那种兴奋、惊异而又猜疑的情绪。当时这种心情如忽而涌来的潮水，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让他们分享我知道的一切，倘若不是他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做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上月3号刚刚取消的。

可以想象得到，我和福尔摩斯先生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失踪后，但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从不遗漏地仔细阅读。因为个人的兴趣，我不止一次地用他的方法来解释它们。虽然并不十分成功，但没有哪一件案子像都因隆纳德·艾迪亚惨死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在审讯中提出证据并据此判定未查明的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确定此事有几点一定会很吸引他。他作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运用其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可以有效弥补警力的不足，并指导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诊，脑海里却一直想着案件，不过却找不出一个有充足依据的答案。在此我就甘愿去冒讲一个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简要地复述一遍。

都因隆纳德·艾迪亚先生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拿司伯爵的次子。他的母亲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与儿子艾迪亚及女儿希尔达共同住在公园街427号。这位年轻的绅士在上流社会出入。众所周知，他并无仇人，也无任何

恶习。他曾与加斯太的爱笛丝·胡德莱小姐订婚，几个月前解除了婚约且双方并未表现出更深的留恋。因其天性冷漠，他整日困守于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习惯了毫无变化的生活。然而，死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这位闲逸的年轻人突袭而来，就在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至11点20分之间。

都因隆纳德·艾迪亚喜欢并经常打纸牌，但其赌注从来不会大到损害他的声誉。他还是鲍尔温、开文迪、贝葛特各三个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吃过晚饭他曾开在开文迪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与他一起的莫瑞先生、约翰·哈狄爵士和马莱上校证实他们在打惠斯特。每人的牌都差不多。艾迪亚输的不多于5镑。像这样的输赢不至于对他有什么影响，因为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他总是在不同的俱乐部打牌。但他总是十分谨慎，常常是赢了才离开。在证词中还提起在几星期前，他曾与马莱上校合作，一举赢了歌德菲尔·米尔纳和贝尔莫洛勋爵420多镑。以上便是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他的近况。

在案件发生当晚。他打牌回家是整十点。他的母亲及妹妹去看望亲戚。女仆供述听到他走入二楼前厅——他经常把它当做起居室。当时她已经在屋里生了火，因为烟雾她打开了窗户。梅拿司夫人与女儿在十一点二十分才回来，在此之前屋中并无声响，夫人想进屋去对儿子说声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没人回应。于是她们找人来撞开了门，只见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倒在桌边，头被一颗左轮手枪子弹击碎了，看上去非常恐怖。然而在屋中找不到任何武器。桌上摆了两张十镑的纸币以及共11镑10先令的硬币。钱被码成了10小堆，数目不一。旁边还有张纸条，记录了若干数目和几个俱乐部牌友的名字。可以猜测到遇害时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对现场的详细检查却使案情更加复杂起来。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年轻人为什么要从屋内插上门，也有可能是凶手插上了门再从窗户逃走。但窗口到地面的距离有三十英尺，且窗下花坛开满了番红花，可花丛地面都不像被

踩过。房屋与街道之间的狭长草地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由此可知房门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插上的。假使有人能够从外面用左轮手枪对准窗口放枪，且如此精确，那此人必是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路，距房子不到一百码就有马车站，那在这个距离内打死了人，且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一样射出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所导致的致命创伤，当时竟然无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迹象，由于找不到动机而显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前面我说的，没人听说过年轻的艾迪亚有任何仇人，屋中的钱及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日不断地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发现最便利的途径。我的亡友称之为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走过公园，约六点钟走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路口处。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围在人行道上，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帮我指出了我特地来看的那所房子。一个戴墨镜的瘦高男人，我怀疑他是一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向前凑，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退出人群。在这时候我撞在了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落在地上。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到其中一本名为《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联想到老人一定是位贫寒的藏书者，以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爱好甚至职业。我极力地为这次意外道歉，不巧这几本书显然于其主人而言是很珍贵的，他憎厌地吼了一声，转身便走，我只得望着他灰白的络腮胡和弯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我观察公园路427号很多次。但这对弄清我关心的问题毫无用处。住宅与街道只隔了一道半是栅栏的矮墙，只有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出入都非常容易。但那窗户难以进入，因为墙外没有水管或别的物体可以借助。我比以前更加迷惑了，只得折回了凯新登。我回到书房中仅仅5分钟，女仆报告有人要见我。而叫我吃惊的是来者正是那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显现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左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沙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面跟着，恰巧看到您走进这所房

子。我对自己说应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想对他说刚才我的态度有些粗鲁，但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帮我捡起了书。”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否问一下您如何认出我的呢？”

“先生，如果不见外的话，我算是您的邻居，我的小书店在教堂街拐角处，您应该也藏书吧？先生，这里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城》——非常便宜。再有五本的话您就可以填满书橱第二层的空当了。现在那里看起来不够整齐，是吧？先生。”

我转头看看后面的书橱。当我再回头时，夏洛克·福尔摩斯站在书桌旁边朝我微笑，我站了起来，惊讶地盯住他看了几秒钟，接着我似乎要昏过去了。这是我这一生仅有的一次，似乎有一层白雾在我眼前打转。当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上还带有辛辣的白兰地余味。福尔摩斯伏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绝没想到你会如此不堪一击。”

我紧紧拉住他的双臂。

“等一等”他说，“你现在真有精神来谈这事了吗？看我这多余的戏剧化出现给你的刺激多大呀！”

“我没事了，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真不敢再信自己的眼睛了。上帝呀！世上那么多人，唯独是你站在我的房间里。”我又拉起他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精瘦有力的臂膀。“可是，无论如何，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告诉我你是怎样逃离那可怖的峡谷的。”

他面对我坐下。照旧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梅利蔻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的破旧外套里，能看得到的只有那一头白发和在桌上的旧书。他显得比以前更消瘦、机警，但一丝苍白的颜色显现于他的脸上，使我看出他最近的生活一定不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道，“让一个高个子连续几个小时把身高变矮1英尺真是个折磨。至于对这一切的解释，我亲爱的老朋友，我们——如果我可以取得你的合作的话——目前还有整晚的艰辛工作等着我们。也许最好在这工作完成之后，我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非常想知道，简直迫不及待。”

“那么今晚，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

“真的仍如从前一样，咱们出发前还可以有空吃点晚饭。好的，先说说峡谷，我从中逃出来并没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没掉下去。”

“你根本没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完全是真的。当那个模样阴险的莫理亚提教授站在通往安全地带的窄道上而被我发觉的时候，我完全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从他那灰色的眼中我觉察到残忍的企图，于是我和他交谈了几句，获得他可称有礼的允许，写了那个你收到的短信。我将信、烟盒和手杖留在那里，沿着那窄道向前去。他仍跟着我，当我走到尽头无路可走时，他没有使用武器而是忽然冲上来抱住我。他明白自己一切都完了，急切地只想报复我。我俩在瀑布边上扭打成一团，但我懂得一些日式摔跤，这一手过去好几次都用过。我从他双臂中挣脱出来，他发出可怕尖厉的惨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只手向空中乱抓，但尽管他费了很大力气，仍无法平衡地掉了下去。我探出头看到他坠下了很长的距离，接着撞在一块岩石上弹出去，掉入了水中。”

我惊奇地听着他边抽烟边作的解释。

“可是还有脚印哪！”我喊道，“我亲眼看到路上有两行向前的脚印，没有一个是往回的。”

“是这样的。在教授掉入深渊的刹那，我突然发觉命运为我安排了巧妙的机会，要知道不仅莫理亚提发誓要置我于死地。仍有最少三个人，他们报复的欲望只会因其首领的死亡而更炽烈。他们都非常危险。在三人之中，终有一人能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认定我死了，那这几个人就会随便地活动，很快暴露，这样我便迟早能消灭他们了。到那时，我可以宣布我仍在人世。大脑的活动是如此迅速，我相信在莫理亚提还未沉入瀑布下的深深潭底之前，我便计划好了这一切。”

“我起身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定那是绝壁。这并不全对。在崖壁上仍有几个凸出的窄小立足点，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想一直爬上高高的峭壁显然不可能，再顺着湿润的窄道出去而不留脚印也不可能。当然，我可以像从前

类似情形那样把鞋倒穿，但同一方向出现三双脚印无疑是骗人的手法。因此总的看来只好冒险爬下去。这不是一件令我兴奋的事，华生。瀑布隆隆地爆响于我脚下。我并不富于幻想，但一点不假，我仿佛听到莫理亚提在深渊中向我喊叫。好几次我的手没抓住身边的草丛，我想我完了。但我拼命地爬，终于爬上了一块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满柔软青苔，我可以舒服地躺下而无人看得到。亲爱的华生，看，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同情而毫无用处的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正躺在岩架上。

“你做出了根本错误的结论就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遇险到此结束了，可是却发生了突然的事故，我因而预感到还有更能令我吃惊的事要发生了。一块巨大的岩石掉了下来，轰的从我身边擦过，砸到了下面的小道后又弹起落入深渊。我当时只以为这是偶然掉下的岩石。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到灰暗的天空露出了一个人头来，同时又落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的岩架上，离我的头不足1英尺。当然，这意味的情形就明了了，莫理亚提并非一人活动，在他对我行凶时仍有另一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便看出了这个家伙有多危险，他躲在暗处目睹了同伙的丧命和我的逃脱，便一直等，接着绕上了崖顶，企图继续同伙未能得逞的行动。

“我在想这一切的时候没用多少时间。华生，我又见到那阴冷的脸从崖顶向下望，这是有另一石块要下落的征兆，我对准下面的小道爬下。我不认为当时能毫无顾忌地爬下去，这比向上要更难百倍。但我无暇考虑向下的危险，因为就在我攀着岩架边沿身体悬挂的时候，又一块石头轰的一声在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时脚踩空了，幸亏上天保佑，我正好掉在那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走了。后来在山中摸黑走了约10英里。一周后我到达佛罗伦萨，这样保证世上没人知道我在哪里。

“那时我只有一个可信任的人——我的哥哥梅格劳甫，我再次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当时至关重要的是让人们认为我已不在人世。你若不相信我死了，你也一定写不出那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这三年中，我好几次想给你写信，但又担心你对我的关心会使你不小心泄露秘密。正是因为这样，今天你碰落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躲开你，因

为我处境十分危险。当时只要你露出一丝惊讶和激动就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而造成可悲的、无法补救的后果。至于梅格劳甫是因为经济的需要而必须告诉他秘密。在伦敦，事态并非像我所想的那般顺利发展。因为在莫里亚提团伙案件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更危险的成员，让这两个与我有深仇大恨的敌人逍遥法外。我有两年在西藏旅行，常去拉萨与喇嘛们消磨时间。你也许看过一个名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很出色的考察报告，我肯定你绝没想到你看的正是你好友的消息。接着我经过波斯，游玩了圣地麦加，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短而有趣的探访，并把探访的结果告知了外交部。回法国后，我用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煤焦油的衍生物，这是在法国南部蒙特彼利尔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仅有一个留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这件公园路奇案的消息加速了我的行动。不但因为此案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对我个人是个难得的机会。我立即回到贝克街的家中，吓得哈德逊太太歇斯底里发作。梅格劳甫把我的房间及记录照原来的样子保存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下午两点，我意识到自己坐在我的旧屋的那把旧椅子上，全心希望能见到好朋友华生你也坐在常坐的位置上。”

这就是四月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神奇故事，如果没有亲眼看到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的这高瘦的体形和热情的面容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粹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沮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言语表达了他的慰问。“工作是对悲哀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成功地解决它，也不枉活在这世上了。”我请求他讲得详细一些，但是没成功。“天亮前有足够惊险让你感受。”他答道，“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说，但只能到九点半，就开始这特别的空屋历险。”

完全和过去相同，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袋中装着手枪，心中充满了冒险的激动。他冷静镇定，一语不发，街灯的光忽明忽暗地映在他严肃的脸上，只见他皱着眉思考，嘴唇紧闭。我也不知我们将要在这罪犯横行的黑暗的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是从这优秀的猎手的神情来看，我绝对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凶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似的阴冷的脸上不时露出讥嘲的微

笑，预示着我们搜寻的猎物必然凶多吉少。

我本来猜测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开文迪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让马车停下。我看到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都极小心地看清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非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又有计划地穿过一连串我从不了解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小路。两旁全是些阴暗的旧房子，我们沿路到了曼彻斯特街，后到了布兰福特街。由此他立即拐入一条窄道，穿过一扇木栅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房的后门，我们走进后，他关上了门。

屋内一片漆黑，但明显是一座空屋。地板没铺地毯，我们的脚下吱吱在响。我伸手摸到一面墙上贴的纸已裂成一片片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冷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带我走过一条长的甬道，直到我依稀看到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下。在这里他突然向右转，我们走进了一间正方形的空房。四角非常暗，只有中间一块被远方的街灯映得有点亮。附近没有街灯，窗上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彼此的轮廓，我的同伴手搭在我肩上，嘴凑近我的耳朵。

“你知道咱们在哪里？”他悄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透过模糊的玻璃向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面的卡姆登私邸。”

“咱们干吗来这里？”

“因为从这里可以看清楚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些，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看看咱们的老房子——你那么多的神奇传说不全是从哪里开始的吗？看看我离开这三年是否完全失去了使你惊讶的能力。”

我轻轻向前移去，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看过去，当我视线落在窗上，吃惊地叫了起来，窗帘已经放下来了，屋内亮着灯，明亮的窗帘上清晰映出在屋里坐了一个人，那头的姿势，肩膀宽宽的，轮廓分明的面部，看上去决不会错，那转了半面过去的脸，如同我们祖父母那辈喜欢装上框子的一幅剪影，完全是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地忙把手探出去，想弄清楚他是否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全身都在颤动。

“看见啦？”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我相信我变幻莫测的方法并未因岁月流逝而减少，或者因经常用而过时。”他说。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杰作所感到的自豪和得意。“确有些像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米尼亚先生，他花几天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蜡像。其他的是今天下午我自己在贝克街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监视你的寓所吗？”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什么人？”

“我的老对手——那可爱的一伙，他们的老大现正躺在莱亨巴哈瀑布下面。别忘了他们知道我没死，只有他们知道，他们认为我迟早会回寓所，就不停止监视。今早他们已发现我抵达伦敦。”

“你如何知道呢？”

“因为我正往窗外瞧，一下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个家伙对我不足为害，姓贝克尔，以抢掠杀人为生，是个优秀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我担心他身后那个更难应付的家伙，那是莫理亚提的好友，伦敦最好诈最危险的罪犯，正是从悬崖上向我扔石块的人，华生，今天正是他在追我，可他并不知道咱们也在追他。”

我的朋友的计划已逐渐显露了出来，从这个便利的掩体里，监视者还被监视，跟踪者正受人跟踪，那边窗户外瘦高的影子是诱饵，而我俩则是猎手。我们无声地立于暗室中，但我看得出他正处于警备状态，专注地盯着过路的人。这是个寒冷并喧嚣的晚上，风掠过长街，发出一阵阵呼啸，大街上很多人来来往往，大都裹着外套和围巾，有一两回我依稀看到了曾见过的外形相同的人影。特别发现了两个似乎在附近一家门道上避风的人。我叫福尔摩斯注意他们，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又接着专心盯着街上。有时不安地移动脚步，手指不断地敲墙壁。显然他开始忧虑他的计划会否完全如他所想的有效。最后午夜时分，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他设法控制自己的不安情绪，在屋中走来走去。我刚要对他说明什么，抬眼看了看对面亮着的窗户，使我又和刚才一样吃了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手臂，向前面一指。

“影子动了！”我叫了出来。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向

我们。

三年的时光并未消磨他暴躁的脾气，也没减少他对智能低过他的人表现的粗鲁。

“它当然会动，”他说，“华生，难道我会是一个可笑的笨蛋会支一个一眼即可识破的假人，希望依靠他来欺骗几个欧洲最狡诈的人？咱俩在这里的两个小时里，哈德逊太太已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在前方转动，如此他的影子决不会被看到。啊！”他倒抽了一口气，在极弱的光线中，我看到他向前探头，全身由于专注而紧绷，外面街上空无一人，那两人也许还缩在门道中，但我已看不到了，万籁俱寂，除了我们对面那正中现出人影的窗帘外，什么也看不到。在无声中，我耳边也响起了因要忍住极高的兴奋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啞啞声。一会儿，他拉住我缩到最黑的屋角，一手捂住我的嘴，手指颤抖着，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那黑黑的街依然荒凉沉寂地呈现在我俩面前。

然而，我忽地发觉了他那过人的感官已觉察到的东西，一阵蹑手蹑脚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这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而从我们现在的这屋子后面传来。一扇门打开，关上。过了会儿，走廊响起蠕动的脚步声。这本不愿出声的脚步声却在空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声。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我也照样。手中紧握左轮枪柄。朦胧中我看到一个不很清晰的人影，颜色略深于开着的门外的黑暗。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子威迫似的、偷摸地走进屋。这个凶险的人影距我们不过三码，我已准备好等他扑上来，才想起他根本不知我俩的存在。他从旁边走过去，悄悄靠近窗子，轻轻地无声把窗推上半英尺。当他跪下靠窗口时候，街灯不再受积尘的玻璃遮挡，把他的脸清清楚楚地照出来。此人仿佛兴奋得忘乎所以，两眼发光，脸上不断地抽动。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鼻子短小突出，前额又秃又高，留着大撮的灰白胡子，一顶可折的大礼帽推上后脑勺，外套解开显出晚礼服的白色前襟，脸又瘦又黑满是凶狠的皱纹。他手中拿着一根手杖模样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地板上时却发出金属铿锵声。接着他从外套口袋中拿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会儿，最后咔作响了一下，似乎是挂上了弹簧或栓子。他仍在地板上跪着，弯下腰将全身力量倒压在什么杠杆上发出一阵旋转摩擦声，然后又又是咔作响。接着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他

手中拿着一支枪，其枪托形状很特别，他拉开枪膛，放进了什么东西，啪地推上枪栓。他俯下身，在窗台上架上枪筒。我看到他长长的胡子坠在枪托上，闪闪的眼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放上右肩的时候，我听到一声满意的叹息，且看到那令人惊诧的目标——黄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阻挡地暴露枪口下，他停了一下，扣动扳机。嘎的一声怪响，紧接一串玻璃破碎声。在这一刹那，福尔摩斯像老虎般向那射手扑去，将他脸朝下摔倒。他立刻爬起使全力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打了他头一下，他倒在地板上，在我扑上去按住他时，福尔摩斯吹了一声刺耳的警笛，人行道上响起脚步声，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来。

“是你吗？雷斯瑞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接过来这任务，很高兴看到您回来，先生。”

“我认为你需要一些非官方的帮助！一年中破不了三件谋杀案是不行的。雷斯瑞德，你不像平常的样子去处理慕尔奇案——也就是说你干得还可以。”

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们的犯人喘着粗气。他左右各站了一位高大的警察。这时在街上已聚集了一些闲人。福尔摩斯走过去关上窗，放下帘子。雷斯瑞德点上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提灯，我终于能好好地看清这个犯人了。

向着我们的是一张精力充沛但奸猾万分的脸孔，此人长着哲学家的额头及酒色之徒的下巴，仿佛他是天赋天才，是忠是奸姑且不论，但只要一看他那下垂、带讥讽的眸子，那阴冷的蓝眼睛，那凶狠、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眉毛，谁都能认出这全是上帝最显现出的危险讯号。他谁也不去注意，只是盯住福尔摩斯，眼中充满恨意与惊诧。“你是个魔鬼！”他不停地喃喃着，“你这个狡诈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被弄乱的领子，“就像旧剧中常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在莱亨巴哈瀑布承蒙关照之后，我们便无缘再见了。”

上校像一个精神不振的人一样，仍直勾勾地看着福尔摩斯，他只能说出一句话：“你这狡诈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便是塞巴斯蒂恩·马莱上校，从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之中作战，他是咱

们帝国所训练的最杰出的枪手，上校，我想确是这样，你猎虎的成绩还是独一无二的吧？”

这个凶狠的老者不发一语，还是瞪大眼睛盯着我的伙伴，他那带着凶性的眼和倒竖的胡须使他活像一只猛兽。

“我这个很小的计谋居然可以使你这样一个老辣的猎人被骗。”福尔摩斯说，“这应该是你很了解的方法。你不也曾将一只小羊拴在树下，自己带枪躲在树上，等着这小羊作诱饵引来老虎吗？现在这空屋子成了我的树，你便是我要打的虎。你应该还带有另外备用的枪来防止有更多只老虎，或是你万一没瞄准，当然这并不可能。他们全是我的备用枪，他指指周围，“这是个恰当的比喻。”

马莱怒吼一声冲上前来，但两个警察拽住他，他脸上的愤怒神情真是可怖。

“我承认你有一点很出乎我意料，”福尔摩斯说，“我未料到到你会用这空屋及这方便的窗子。我猜想你会从街上行动，那里有雷斯瑞德和他的下属等着，除此之外，全部在我打算之中。”

马莱上校转过去对着官方警探。

“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抓捕我的合法理由，”他说道，“但是起码没有原因让我被人讥讽。如果我现在是在法律的适用范围内，那一切都依法办理吧！”

“你说得很有道理，”雷斯瑞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离开之前，你还有别的可讲吗？”

福尔摩斯早将那威力极大的气枪从地上拾起，正在查看其结构。

“这武器真是罕见，”他说，“无声且有巨大威力。我认得这个眼盲的德国工人冯·赫德尔，这枪是特制给莫理亚提教授的。我在好几年前就知道有这把枪，虽然从前没机会来摆弄它。雷斯瑞德，我特别把这枪还有这特别的适用的子弹都交由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们，福尔摩斯先生，”雷斯瑞德说，这时大家都走向房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请问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诉？”

“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您了。”

“这不合适，雷斯瑞德，我根本不想在此事上出面，这场出色的缉捕是你的功劳，且全是你的，雷斯瑞德，我祝贺你，你以一贯的机智勇敢抓住了他。”

“抓住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所有警察都未找出来的这个马莱上校，他于上月30日把一颗开花气枪弹装在气枪中，向公园路427号二楼窗口开枪，把都因隆纳德·艾迪亚打死了。就以这个罪名，雷斯瑞德。现在，亲爱的华生，如果你能忍着从窗口吹来的冷风的话，不如到我屋里去抽一支雪茄，待上半小时，这也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我们的老房子，这幸亏梅格劳甫的监管和哈德逊太太的亲自照看，并没有改变原样，我一进来就发现屋里少见的整洁。但一切的原有标志都和从前一样。这里是作化学试验的角落，放着那被酸液弄脏桌面的松木桌；那边架上摆着大本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很多伦敦人很高兴烧掉的东西。我环顾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历历在目。屋里已有两个人了，一个是进来时笑脸相迎的哈德逊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起了绝大作用的样子冷冷的假人。这个栩栩如生，上了色的蜡像，披了一件旧睡衣，从街上望去，非常逼真。

“一切预备措施你全遵守了吗？哈德逊太太？”

“如你所愿，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干得非常棒，你看到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当然，先生。恐怕子弹打坏了那座漂亮的半身像了。它恰好击穿头部，接着打在墙上了。这是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妙，谁会发现这是从气枪中打出呢？好吧，哈德逊太太，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老位子上，我有几点想和你讨论一下。”

他已脱掉那旧礼服上衣，换上他从蜡像上取下的灰褐色睡衣，又变成了旧日的他了。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也不抖，眼也不花。”他一面检查被打碎额头的蜡像一面笑着说，“对准头的后面正中，恰好击中脑部，从前他在印度是最好的猎手，我想在伦敦比他强的也很少。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看，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若没记错，你也从没听过詹姆士·莫里亚提的名字。他可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把我那传记索引拿下来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子向后靠一靠，大口喷烟，懒懒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收在从部的这些材料都不错。莫里亚提这个人不论在哪都是出众的。这是施毒犯莫根，这是臭名远扬的梅里多，还有马修斯——他在查森十字广场的候诊室把我左犬齿打掉了。最后这个就是今晚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塞巴斯蒂恩·马莱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1840年出生，是原英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马莱爵士之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出）、舍普尔、喀布尔服役。著书：《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的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贝葛特各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旁边空白处，有福尔摩斯用清晰笔迹做的备注：伦敦二号危险人物。

“真让人惊讶，”我将本子递回给他，“这个人的职业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确实是这样，”福尔摩斯回答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识，在印度还流传他怎样爬进一条水沟去追捕受伤的吃人猛虎的故事。华生，有的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长成畸形的怪样子。这一点你也常能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再现了他历代祖先的发展全程，而如此在正邪之间摇摆，显示了他家族系统的某种影响，他仿佛已成了他家族史的缩影。”

“你这想法真有些怪异。”

“好的，我不坚持。不论什么理由，马莱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从没有当众出丑的事，但依然没有留下来。他退役了，回到伦敦，又弄得臭名远播。正当这时他被莫里亚提教授选中了，一度做了莫里亚提的参谋。莫里亚提大方地给他钱，但只利用他作一两件普通罪犯承担不起的较高级的案件，你可能还记得1887年在济德的那个斯图亚特谋杀案。记不得了？我确定马莱是主谋，但找不出一点证据，上校隐藏得很巧妙，即使在莫里亚提匪帮被摧毁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那天我到你家去看你，为了防气枪，我不是关上了百叶窗吗？很可能你当时认为我在乱

想，可我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枝非凡的枪，且知道有一名全世界一流的射手会在那枪的后面。咱们在瑞士时，他和莫理亚提跟踪咱们。毫无疑问，我在莱亨巴哈悬崖上那惊险的5分钟就是他带给我的。”

“你可以想象，我住在法国经常看报，就是为了找机会制服他。只要他还逍遥法外，我在世上就实在无意义。他的影子会时时威胁着我。他迟早有机会对我下手。我能对他怎样呢？总不能一见到就开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要进法院，所以我无计可施。可是我注意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迟早要抓住他，后来我看到了都因隆纳德·艾迪亚被杀的消息，机会终于来了。就我了解的情况看来，这明显是马莱干的。他先同这年轻人一起打牌，接着跟踪他回家，对着敞开的窗开枪打死了他，毫无疑问，光凭这颗子弹就足以送他上断头台，我立刻回到伦敦，却被那放哨的发现了。他会告诉上校注意我。上校不能不把我的归来和他的案子联在一起，必然感到万分惊恐。我料到了他会想法除掉我，且为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那件凶器。这样我在窗口给他留了明显的枪靶，还须先知会警方，可能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精准地看出他们在那门道里），然后我找到了那个我看来万无一失的据点，但绝没想到他会挑那里攻击我。华生，有什么要我解释的吗？”

“有，”我问，“你还没有解释马莱上校为

何要谋杀都因隆纳德·艾迪亚呢？”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咱们只有推测了。不过这一次即使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猜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来假设，你我都可能正确。”

“那你已经作出假设了？”

“我想：说明案件的真相并不困难，以证词中可知马莱上校与艾迪亚合赢了一大笔钱。不必多说，马莱作假，——我一直知道他打牌会作弊。我相信在艾迪亚遇害当天，他发现了马莱在作弊。可能他私下与马莱谈过。还吓他要揭发这件事。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从此不再打牌。照说像艾迪亚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揭发一个既有名气又明显比他大得多的马莱上校，闹出一桩丑闻来。大概他如我所想的那样。对依靠打牌骗钱为生的马莱来说，退出俱乐部等于毁掉自己，因此马莱杀害了艾迪亚，那时艾迪亚正在计算自己应退出多少钱，因为他不愿从搭档的作假中牟利。他锁门是为了防止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查问那些人名和硬币的用途，这样解释合理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也可能被反驳。同时，无论如何，马莱上校再也不会困扰咱们了。冯·赫德尔优良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开始调查伦敦的那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小问题了。”

4 诺伍德纵火案

“从刑侦专家角度来看，”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理亚提教授死了之后，伦敦成了一座非常无趣的都市。”

“我不认为有多少普通市民会同意你的想法。”我答道。

“是，是，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把椅子移离餐桌，“当然这有益于社会，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外，没人受损失。在那个人还活动的时候，你能在每日的晨报上发现很多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通常只有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模糊的迹象，已足够告知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何方，如同蛛网边缘有小的颤动，就使你联想到潜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恨的

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件平常的盗窃案，意向不清的行凶，都可能联系为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所有别的首都都不具备伦敦当时的那些有利条件。但现在……”他耸耸肩，幽默地表示了对他自己花了不少精力而造成的现状的不满。

我现在说到的时间，福尔摩斯回国已几个月了，我听从他的意见，转让了我的诊所，搬回了贝克街的旧寓所。我在凯新登开的小诊所被一个姓范纳的年轻医生买了下来。他一点也没犹豫就支付了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真让我感到奇怪。几年后，当我发现他实际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事实上是他筹措的，才恍然

大悟。

在我们合作的几个月中，时光过得并非像他所说的平淡如水。因为当我粗略翻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挑出了其中发生的前穆烈洛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案件，后者差点使我俩丧命。不过他性格冷静、自重，一向不喜欢任何样式的赞美。他用最严厉的规定约束我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办法、他的功绩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到现在才撤销了这项禁令。

发了那一通古怪的议论后，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悠闲地打开报纸，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接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像有人在用拳头击打大门。门打开，我听见有人冲过过道和跑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人，发疯一样冲进屋来，他两眼充满激愤，全身发抖，他左右看看我俩，在我们充满疑问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这样的无礼闯入表示道歉。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请您不要责怪我，我就快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如此自我介绍，仿佛只要提他的名字，就能解释他访问及访问的方式，但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对他和我一样并没说明什么。

“抽支梅利琵琶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将烟盒递了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依情况开张镇定剂的处方给你。最近天气真够热的，如果你现在感到心定了些，请在那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只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像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独身者、律师、共济会成员、哮喘病患者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外，确实我对你并不了解多少。”

由于我对我朋友的方法的了解，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且看出是由于此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息的声音使福尔摩斯作出了推测。可这年轻的委托人却惊得瞠目结舌。

“不错，您说的正是我。另外，我现在还是伦敦最不走运的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理我。福尔摩斯先生，如果在他们来逮捕我以前我未把话讲完的话，务必请您让他们给我

时间把所有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有您在外为我活动，我可以高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实在太……太有趣了。那你会以何罪名被捕呢？”

“谋杀诺伍德的乔纳·乌而达先生。”

在我同伴富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一种多少带些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刚吃早饭时，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轰动社会的案件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抖动的手把还在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要是您看过这份报的话，先生，那您一下便能看出我今天为何来找您了。我觉得似乎每人都在谈着我的名字和灾难。”他将报翻至刊登重要新闻那一版。“在这里，如果您允许，我给您念念。听，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工程师失踪——疑为纵火谋杀案——犯罪线索’，那就是他们正追查的线索，先生，我知道它肯定会引到我身上。我在伦敦桥站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是等向我发逮捕证。这会使我母亲伤心的——一定会的！”在极度惊骇中，他用力弯自己的手，在椅子上来回晃动。

我仔细看看这被控行凶的男人：他长着淡黄色头发，眉目清秀，但十分疲倦，两只蓝色的眼睛带着惊恐之色，脸刮得很干净，神经质的嘴角显得没有主见，年龄约二十岁左右，衣着举止都像个绅士。从他浅色夏衣口袋中露出一卷签注过的证书，说明了他的职业。

“咱们要利用这一段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麻烦你拿起报念一下刚刚说的那一段，好吗？”

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的大标题下有一段带暗示性叙述，我念道：

“昨晚深夜或今日凌晨，诺伍德发生一起意外事件，恐怕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乔纳·乌而达先生，独身，52岁，住于雪邓海路尽头之幽谷山庄，因习性怪僻而闻名，平时少言寡语，甚少交际，近年已退出建筑业，但屋后贮木场仍存。昨晚十二点左右，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车不久赶至，因木燥火猛，无力扑救，直至堆积木材燃尽方熄。到现在为止，起火原因似是偶然，但另有现象显示或系严重犯罪。火灾现场未见主人，确令人惊奇。经查，

方知户主久已失踪，检查卧室，床无人睡过，保险柜门打开，若干重要文件散于地上。最后发现室内曾有激烈格斗的迹象，并有少量血迹及一根橡木手杖，柄上沾有血迹。现查明，是夜乌而达先生曾在卧室待客，手杖即来客所有。此深夜访客乃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正是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426号的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警方确信已找到说明犯罪动机的有力证据，总而言之，此事有惊人发展，毋庸置疑。

本报付印时，据悉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乌而达罪已被捕。逮捕证已发出。正在诺伍德进行的调查又有不祥发现：在建筑师楼下卧室，除了有格斗迹象外，现还发现法式落地窗敞开，并有从室内向木材堆拖重物之痕迹。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烧焦之残躯一说已被肯定。据警方猜测，此乃一惊天凶杀案。被害人被击毙于寝室中，文件被偷，尸体被焚毁灭迹。本案已交由苏格兰场有经验之警官雷斯瑞德进行调查，此刻正以其惯有精力与明智追查真相。”

福尔摩斯闭上眼，两手指尖相对，听了这篇令人吃惊的报道。

“这案子的确有几点值得注意，”他慢慢地说，“麦克法兰先生，我想先问一下，既然听起来有充足的证据可以逮捕你，为什么你依然是自由的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与父母同处在黑草镇铎林登寓所，但昨晚因有事要为乔纳·乌而达先生办理，就在诺伍德的旅馆住下来，从那到他家把事处理完毕，我是在火车上看到报上您刚听到的新闻，才知道发生了事情。我立刻知道自己处境不妙，就赶来委托您办理这件案子，我知道如果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或家里，准会被逮捕的。我根本不怀疑有人从伦敦车站就跟踪我——哎呀！什么人来了？”

门铃响了，立即又从楼梯那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瑞德出现在房门口。我从他身后看到门外站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不幸的委托人站起来，脸色发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诺伍德的乔纳·乌而达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作出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救。

“等等，雷斯瑞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不会有问题吧。这位绅士正要给我们讲这桩非常有趣的事的经过，这可能帮助我们把事情查清楚。”

“我觉得查清它并不困难。”雷斯瑞德冷酷地说。

“不过如果你允许，我很有兴趣听他讲讲。”

“好的，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过去你帮我们有一两次，在我们苏格兰场方面，还欠你一份人情呢。”雷斯瑞德说，“我必须同犯人一起，且不得不警告他：凡是他说的话都可能成为不利的证据。”

“这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请您一定要听我讲，并了解我讲的绝对真实。”

雷斯瑞德看了一下表。“我给你半小时。”他说。

“我必须先说清，”麦克法兰说，“我对乔纳·乌而达先生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名字我很熟，因为多年前我父母认识他，但他们后来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约3点钟，当他走进我城里的办公室时，我很惊奇。在他说明来意后我更感惊奇。他手中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中撕下的纸页，那纸上面写满了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把它们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吧，我就坐在这里。’

“我开始抄那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了留下一些之外，把别的所有财产全留了给我的时候，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他是个小雪貂似的怪人，长着白白的眉毛。我抬头看他时，发现他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睛正看向我。脸上的表情很开心。当我读到遗嘱中的条文时，我实在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可他解释说，他是个无牵挂的独身者，他青年时认识了我父母，且一向听闻我是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把钱交给我很放心。当然，我只能唯唯诺诺地说感激之类的话，遗嘱写好了，签了字，证人由我的书记担当。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纸。乌而达先生接着告诉我，还有些凭据——租约、房契、抵押契据、临时凭证等，应当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当这全部都办完他才放心，并让我晚上带这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安排一下所有的事。‘记住孩子，在一切未完成之前，不要对你父母讲，咱们先不